

人生·社会心理

真我假我

——角色心理

○ 圆通：你好我好

○ 支点：角色定位

○ 人生：角色更替

○ 文化：角色模式

○ 性别：角色原型

○ 你好：角色保护

○ 我好：角色防卫

○ 失范：角色创新

● REN SHENG SHEHUI XINLI CONG SHU

● 贺 刚著 ●

○ 游戏：角色获得

○ 变形：角色崩溃



丛书

9125
2
2

真我假我

— 角色心理

贺 刚 著

主 编：穆 宪

编委会：穆 宪 张潘仕 费穗宇
戴裕民 温全信 卢树全
郑 刚 张 玉 张景岩
聂北茵 胡庆生 傅强年
海 潮 沈雁英 刘卫平
金盛华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 083号

责任编辑：吴方泽

封面设计：孙凤娣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真我假我——角色心理/贺刚著。-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3.12

(人生社会心理丛书/穆宪主编)

ISBN 7-5006-1574-4

I. 真… II. 贺… III. ①角色理论-通俗读物②角色心理 IV. C912.6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

社址：北京东四12条21号 邮政编码：100708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 1/32 5.75印张 4 插页 106千字

1993年12月北京第1版 1993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定价4.60元

前　　言

在现代生活中，各种各样的心理问题已为人们普遍关心。越来越多的事例表明，人生中大量的困惑和障碍都来自心理的失衡。于是，人们特别是青年人，对心理咨询和心理辅导，开始给予高度的重视。面对这一趋势，心理学家充满信心地说，21世纪将是心理学的世纪。

不管这一断言有无充分的根据，我们仍然可以确信，在纷繁复杂，变幻莫测的当代社会，~~心理学~~应当肩负起为人们排忧解难的重任。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人生社会心理》丛书才有可能同广大读者见面。令人欣慰的是，这套丛书还荣幸地列入国家八五规划。

丛书的选题都是着眼于与~~青年~~人生相关的心理命题。在撰著过程中，作者们注重将社会心理学的理论与分析研究各类人生社会心理问题相结合，这是本丛书的一大特色。

丛书在编辑过程中，曾得到中国心理学会，中国社会心理

学会,北京社会心理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专家、学者的支持与帮助;还得到台湾大学杨国枢教授、香港大学杨中芳教授的指教。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谢忱。

丛书编委会

1993年5月



目 录

引言	1
第一章 寻找自我	3
● 变形：角色陷阱	4
● 真假：认识角色	12
● 游戏：角色获得	21
● 自我：角色呈现	28
● 人生：角色更替	35
第二章 别无选择	42
● 角色：社会控制	43
● 文化：角色模式	50
● 期待：角色规范	54
● 情景：角色规定	60
● 新旧：角色变迁	65
● 失范：角色创新	70
第三章 你的支点	75

● 支点：角色定位	76
● 职业：生存角色	81
● 从业：角色适应	85
● 成才：角色实现	90
● 比较：角色评价	95
● 兼职：双重角色	102
● 经历：职业生涯	107
第四章 弄璋弄瓦	109
● 性别：角色原型	110
● 恋爱：角色沉迷	115
● 婚姻：角色建构	123
● 家庭：角色丛	130
● 离婚：角色失败	136
第五章 你好我好	144
● 不好：角色崩溃	145
● 我好：角色防卫	154
● 你好：角色保护	168
● 圆通：你好我好	173
结束语	177

引　　言

大千世界，茫茫人海。

每个人都艰难地跋涉在各自的人生旅途上。人们相互支撑、相互争斗、相互影响，但绝没有相互替代。

有的人大器早成、名重京华；

有的人功名不就、平淡一生；

有的人腰缠万贯、挥金如土；

有的人清贫窘迫、精细打算；

有的人著作等身、桃李芬芳；

有的人笔涩字少、往来无

有的人权倾盖世、声名显赫；

有的人形影相吊、茕茕孑立；

有的人死了，但还活着；

有的人活着，但已经死了；

.....

在北京的王府井、在上海的南京路、在武汉的中山道，我

们看到川流不息、拥拥挤挤的人们。他们来有来处，去有去处，在生活中都有各自的位置，只是在这里稍作停留，汇成这人潮汹涌的景观。

问一声：“你是谁？”“我是张三李四。”

问一声：“你是谁？”“我是经理。”

问一声：“你是谁？”“我是部长的儿子。”

有人说：“除了自己的名字，其他的什么都是别人的。”实际上，即使是名字，也是社会的、别人的。

我们一无所有。

我们拥有一切。

我们拥有名字、我们拥有职业、我们拥有家庭……

就在这拥有和没有中，我们扮演我们的角色。

就在这拥有和没有中，我们才有了我们的自我。

第一章

寻找自我

在大浪滔滔的既往与未来
 合流之中，
在永恒和现实之中，
我总看到一个“我”像奇迹似的
孤苦零丁地四下巡行。

——泰戈尔

一个人孤独地走着人生之旅。

他在寻觅，寻觅属于自己的天空，寻觅属于自己的田地，
寻觅属于自己的那一份果实。

人的一生就是在寻觅中度过的。

寻觅的起点和终点都是他自己——自我。

早在2000多年以前，伟大的苏格拉底在他创办的学校门匾上书写了一个永恒的哲言：“认识你自己。”

直到如今这句哲言仍镌刻在标志着古希腊文明的戴尔菲

神庙，这是古老的神谕。

然而，在这里我们不再谈认识自我，而是寻找自我，为什么？因为认识自我是以一个“我”来反省另一个“我”，而寻找自我则是在反省的基础上寻找一个完整的“我”在社会网络中的位置、寻找自我在社会中的价值和意义。

认识自我是静态的，寻找自我是动态的。现代社会是迅速流动的社会。

社会是人的组合。

人和人的契约组成一套一套的权利和义务。你的权利就是他的义务，他的义务又是我的权利，我的权利又是你的义务。一套一套的权利和义务构成一个一个的社会角色。

社会角色是个人和社会相互作用的产物。

个人通过角色来实现自己的目的、自我的价值，社会通过角色来培养合适的成员、维持稳定和发展。

一个人可以在社会角色中获得生存的意义，一个人也可以沉溺于角色而丧失自我。

角色是一个人的真我，或是假我。

谈到角色必须从自我谈起。

● 变形：角色陷阱

熟悉《水浒》的朋友一定知道有段“真假李逵”的故事。李逵是吃人肉的梁山好汉，名列天书三十六行，称为“天杀星黑旋风李逵”，杀人不眨眼，自然名头就可以吓死人的。李逵长个

什么样子呢？书上说，人见人吃惊，谁见谁害怕。为什么？有诗云：

“黑熊般一身粗肉，铁牛似遍体顽皮。交加一字赤黄眉，双眼赤丝乱系。怒发浑如铁刷，狰狞好似狻猊。天蓬恶煞下云梯。李逵真勇悍，人号铁牛儿。”

还有诗云：

“家住沂州翠岭东，杀人放火恣行凶。因餐虎肉长躯健，好吃人心两眼红。闲向溪边磨巨斧，闷来岩畔斫乔松。有人问我名和姓，撼地摇天黑旋风。”

就是这样一个人物，竟有人借他的名头剪径劫财，这个人就是李鬼。李鬼认为李逵“江潮上有名目，提起好汉大名，神鬼也怕。”于是，李鬼也“带一顶红绢抓鬚儿巾，穿一领粗布衲袄，手里拿着两把板斧，把黑墨擦在脸上”，扮成人们心目中“黑天煞”的样子。可是，李鬼的“黑”是擦上去的，李鬼的板斧也是“银样蜡枪头”，遇上李逵，马上成为砧板上的肉。这时，《水浒》的妙处就表现出来了，李逵抓住李鬼，并没有马上杀他，不是因为他不杀人，而是因为李鬼骗他“家中有个九十岁的老母，无人养赡”，李逵是个孝子，又专为接母而来，所以不仅放了他，还给了他10两银子。后来，“上天有道”，李逵才杀了李鬼。此处一波三折，揭示出，李逵和李鬼毫无共同之处。

我们在这里之所以详细地讲这个故事，是因为李逵在这里表现的是他的真实自我，而李鬼则在表现“李逵”这个角色，可他从里到外除了打扮，没有一点能与李逵相通，他没有演好，结果命丧黄泉。我们可以设想一下，排除其他道德判断，

如果李鬼能与李逵战个平手，或者如果李鬼真有孝心，施耐庵也许不会让他死的。李鬼在这里就进了一个角色陷阱，他想扮演李逵，但没有李逵的才能与良心，他的行为是变形的，没有真实地表现他自己，表现李逵又表现不好，结果被李逵杀死，也就是被他扮演的角色杀死。

人在社会上生存，就很容易陷入自己扮演的角色，为虚假的自我所骗，而丧失生命的活力和自我的意义。

变形

谈到变形，很多朋友就会想到卡夫卡的著名小说《变形记》，描述了一名小人物突然在一天清晨变成了一只小甲虫的荒诞故事，揭示了社会和生活对个人的压力以及个人的心理变化与行为表现，即人在生活中只能爬行，尤其是小人物，只能压抑自己作人。当自我因为社会的压力而扭曲，表现出假我的时候，人就成为“变形人”。

一般来说，社会的压力最直接的表现为角色的压力。一个人为了充当某个角色或演好某个角色，就有责任、有义务去干一些事情，就不得不去做一些事。比如，要做一名父亲，就要给孩子提供衣、食、住、行，就要防止孩子受到侵害，否则就可以诉诸法律，控告做父亲的没有尽到抚养子女的责任。也许这个人的本性是非常自由的，不愿受任何牵制，然而一旦做了父亲，一旦拥有了“父亲”这个角色，他就像“天上的风筝”，飞到哪里都有一根线牵着。角色有时是不得不接受的。

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只要是接受

了某个角色，一个人的行为就会发生变化，这种行为也许是和他自身的愿望和能力相悖的，这就是一种行为的变形。行为的变形是表现在外的，一个人通过认定自己是某一种角色，而后模仿他所认为的可以表现这个角色的行为，如果他具备扮演这种角色的潜质与才能，他就可以顺利地完成角色与自我的协调；如果他不具备扮演这种角色的条件，他的行为表现出来就是扭曲的、变形的，如同李鬼扮演李逵，表现出的行为既不能很好地反映角色，也不能很好地表达自己。如果长时间地不能将自我与角色协调好，在生活中就会让人感觉到“怪怪的”，标新立异，与众不同。

行为的变形可以说是一个人的变形的最基本的表现形式，也是一个人变形的最初阶段。当一个人沉溺于自己所充当的角色而难以反省自己，无法分清自我和角色的时候，他的行为上的变形是会经常发生的。如果外界纵容、允许甚至赞同这种行为的变形，久而久之，这种行为上的变形就会内化为心理上的变形、性格上的变形，从而丧失真正的自我。在下一小节我们对天津市静海县蔡公庄乡大邱庄企业集团总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禹作敏蜕变的分析中将详细地谈到这个问题。

心理变形可以说是人的变形的第二种表现形式，也可以说是人的变形的第二阶段。一个人的心理发生变化，但自己仍没有意识到，仍以想象的角色来认识自我，以一种虚幻的形象来描述自我，同时也期待着社会上的其他人以对待这种角色的行为方式来对待自己，深陷已久，难以自拔，就会出现精神变形。当《上海滩》风靡大陆的时候，辽宁就有这么一个小

女孩，才17岁，就深深地迷恋着许文强（《上海滩》中的男主人公，由著名影星周润发扮演）并以许文强的恋人自居，老师、家人、同学都不能在她面前说许文强的坏话，屡劝无效，最后电视剧结束时，许文强中弹身亡，小女孩感到生活无望，自尽以随偶像。在这里我们不谈信仰或其他的问题，单就角色而言，她就是以一种虚妄的角色来认定自我、认定自我在社会关系中的位置，以致精神变形。

禹作敏冲击

1993年初春，一条消息迅速蔓延：“大邱庄出事了！禹作敏出事了！”随后各种报刊对此作了深浅不一的报道。

半年后，1993年8月27日，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禹作敏犯有窝藏罪、妨害公务罪、行贿罪、非法拘禁罪、非法管制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经合议庭评议，审判委员会讨论并作出决定……合并执行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

禹作敏真的完了！20年后他还能干什么呢？过去，不是他将大邱庄领导成为“中国第一村”的吗？过去，他不是全国劳动模范，“全国十佳优秀农民企业家”吗？过去，他不是全国政协委员、中共党员、党委书记吗？他何以成为一名罪犯，一名历史的罪人呢？

我们来看看禹作敏的过去。1958年，禹作敏就入了党，随后担任了几十年的村干部。改革开放以来，他担任大邱庄党支部书记，带领干部群众发展村办工业，经济实力迅速增强，

资产总值达32.87亿元。这时，禹作敏还是“致富的带头人”，还是“支部书记”，还是“人民公仆”，不仅社会上其他人这么看他，他也这么看自己。他认为自己的角色就是领导群众致富，自己的权力和地位是党和人民给予的，自己只有为群众办事才能履行自己的权利和义务。他的自我与角色是协调的、统一的，当大邱庄开始富裕的时候，大多数家庭告别了茅草房，搬进了砖瓦房，有人劝禹作敏也搬，他坚持要等村里人都住上了砖瓦房，再最后一个搬家。这是多么感人的共产党员的形象啊！

然而，随着大邱庄的发展，禹作敏的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他不再认为自己是公仆，而将自己看作大邱庄的“庄主”，看作是大邱庄人民富裕的施与者，看作是名声远扬、雄居一方的“土皇帝”。他不再那么朴素、那么谦虚、那么谨慎了。他可以几次搬家，住宅一次比一次豪华；他可以挥金如土，家里装四部电话，用价值万元的皮带。禹作敏在法庭上说：“大邱庄发展起来了，我的脑袋膨胀了，忘掉了法律，忘掉了精神文明。一直到被捕时，我还是糊里糊涂的，我没有认识到自己的所作所为是严重的犯罪。”

禹作敏“糊里糊涂”的是什么呢？是他的角色。他自认为“土皇帝”，认定田宜正有问题，田否认，他就“大怒，抬手给了田宜正一记重重的耳光”；他认为自己是大邱庄的“家长”，策划窝藏杀人犯，还组织游行，为凶手的家属募捐；他可以强迫张新泽承认没有过错，骂张：“你这个流氓头子”，非法拘禁殴打无辜。人们说，大邱庄没有法律，只有禹作敏的“指示”，

这些指示如同皇帝的“圣旨”。从这些迹象看来，禹作敏的心理、性格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深陷于他所充当的领导者的角色中，忘记了他自己：他是公民、他是党员、他是普通群众，他的心理变形导致了他的犯罪。

毁容毁心

上海的潘平被毁容案新闻界已作了充分的报道，湖北省黄石市发生的宋敏被毁容案则又一次刺痛了大众的心。

生活中充满着诱惑，也布满了陷阱，而感情的陷阱也许是更深也是最大的。在感情生活中的角色是由拥有感情的双方决定的，如果一方充当一种角色而另一方并不以为然，即是古人云“流水无情，落花有意”之喻。

悲剧就发生在角色的认同上。被害者宋敏年轻漂亮、天真无邪，经人介绍与罪犯聂新民接触。用宋敏的话说：“两人从相识到案发前，从未双双进过舞厅、餐馆，双方都没曾用过对方的钱。”“我认为聂新民性格内向、沉默寡言，”所以“我不喜欢他，他这样的性格和我合不来”。宋敏并通过介绍人正式向聂新民说明“不谈了”，以后就断了来往。宋敏认为：“我和聂新民本来就没什么感情，而且‘自己可以接受一个人的感情，也可以拒绝一个人的感情。’

聂新民呢，斯斯文文，很清秀，和宋敏一样是单位的骨干，业务、人品都很好，很多职工都为他犯罪感到可惜。的确很可惜，他没有认清在他与宋敏的关系中他的正确角色，他说：“我爱她，爱得发疯。”所以他想毁了宋敏的容颜，“我就是这样想